

金鄉縣志卷十五

藝文

下

重建雞黍集范張祠記

邑令

沈淵

金鄉為古山陽實漢廬江太守范巨卿枌榆地也
巨卿生平儒行官績載在史乘姑勿具述所最嘖
嘖今口者少與汝南張元伯為友當太學告歸約
二年後過拜尊親如期果至雞黍盡歡及元伯死
輒感夢以素車白馬奔之柩待以舉觀其誠信相
孚幽明罔隔洵足稱死友矣宜後人艷其事論交
道必首推范張云邑西南三十里有集即名雞黍

金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下

一

相傳迤東三里許古城村乃巨卿故宅集右舊有
范張祠明成化中邑令盛君復構堂而奠焉者不
久傾圮後汝南彭公路河李公相繼增修春秋兩
祀經今數十餘年廢不復舉致令蔓草荒烟幾埋
陳跡歲乙酉予承

簡命來尹是邦頗欲亟修墜典但時值薦饑之餘未
遑遽講土木丙戌冬奉 憲委攝單父篆事往來
道由雞黍集會明經李奮翼同抱厥志因相與籌
其工費并詢知前令梁君向年亦因兼攝單篆曾
倡募單之士大夫惜乎中輟予聞而心喜力圖踵

成之因疏其意以告單人曰巨卿之賢越世殊方莫不聞風起慕而况鄉人乎哉立祠以祀義也有其舉之不敢廢又禮也單距集僅四十里咫尺芳隣幸將伯無靳一時聞者樂輸彙貲若干越明年春擇日鳩工庀材就遺址先構堂廡各三間虛其右基以俟續構期月落成設范張像於其中嗚呼兩賢靈爽渙而不聚久矣今既告虔有所雞黍高風庶幾如昨凡過此有不肅然起敬奮然振興者乎予忝守土願與比壤之士奉為典型俾朋友一倫不致棄如土苴是亦勵風俗之一助也爰將重

建始末勒石祠左垂示永久至於去祠西南里許割地廣二畝封土以表丘壠如墓衣冠之制昔人用心所存今亦荒穢并為清其形埒樹以松楸用附不朽後來君子有嗣葺之責者尚其鑒諸

重建東門外范張祠碑記

沈淵

范張祠者祀邑賢漢廬江太守范巨卿與其友汝南張元伯也元伯屬汝南何以祀於金鄉由巨卿而並及之也巨卿元伯交最善稱死友誼完行隻數千載下頌友道者罔不嘖嘖曰范張不容分而二之猶汝南祀元伯亦必並及巨卿也况兩人皆

天下士本非疆域所能限之乎邑舊有兩祠一在雞黍集相傳迤東三里許村名古城即巨卿故宅所以表里居也此東門外者萬曆六年前令商丘楊君奉大中丞汝陽趙公之檄自春城堦移建繼此則汝南彭君復葺之所以著邑望也雖後於雞黍集而興廢難常迄今彼此淪於茂草憶余甫下車時追慕前徽徘徊遺址心動者累日但因災侵之餘未遑修墜去年奉委攝單父事往來雞黍集感慨同之適明經李子奮翼來謁具言祠事頗悉且毅然有舉廢之志余遂喜而勉之曰祠之在集

者士任之祠之在東門者令任之士鑿貲令捐俸今春雞黍與東門兩祠一時鳩工各仍遺址不期月告成東門苦於基狹僅構堂三間較在集者乏其廡然垣之墜之足以陳俎豆而肅拜瞻則已矣不必侈輪奐也壁勒傳記如舊其祀典循春秋祭隨二丁後之議蓋余之重建所以上繼楊彭二君並大中丞趙公之志不忍使舉者終廢後來君子苟能鑒余之志安知不使狹者終闢乎嗟嗟范張兩賢高風峻節炳耀今古區區祠而祀之尚懼不克致其仰止之殷顧敢聽其圯毀哉今而後願東

門之祠與雞黍之祠焄蒿相望並垂不朽斯可矣
爰立石以記之

重修義學碑記

張霖

古者致治首先育才庠序之外更有家塾俾教其
鄉社子弟制甚詳也自去古既遠聖治漸湮雖文
物代興而養士之法未免少闕畧焉方今

聖天子尊道右文光被四海闢門升俊靡不斟酌咸
宜昭為令典且

訓飭有文

屢詔加額一時草野嚮風菁莪日茂於是

金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下

四

各臺使仰體

國家作人至意猶恐單寒蒙士造就無由督州縣設
義學甚盛事也惟狗名者多而行之不以其實則
徃徃中輟耳東縉為充屬邑近聖人之居流風漸
被自昔絃誦蔚然但地間黃運兩河水道失利重
於疏濬土卑易澇歲每不登司牧者迫於繭絲欲
謀厚生不得違問正德乎康熙乙酉夏沈侯下車
適當饑饉之餘悉力噢咻疾困以蘇逃亡以復越
五稔民柔士振百廢具興己丑秋卜基文廟之東
奎樓之北捐貲築精舍五楹佐以廊廡數月落成

面離翼震象取文明臨水負城義存靜澈次年春
二月慎選宿儒受徒敬業一時聞者靡不負笈恐
後士方喜其善始侯獨憂其鮮終手清會田七頃
三十餘畝就歲租充修脯諸費詳明各憲冀垂永
久月課之日親定甲乙不特小子有造即青衿之
鼓舞而作興者亦比比是矣噫由此砥礪不衰秀
良輩出升為

王國之楨於以鼓吹休明宣揚盛治其效直侔庠序
視彼狗名中輟者相去奚止徑庭哉然則斯舉也
義因而事創侯之實心育才可謂先厥本矣是烏

金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下

五

可以不記爰叙顛末勒之貞珉昭示來許侯名淵
浙之山陰人

續建義學碑記

薛裔昌

沈侯蒞政之六年釐綱飭紀百廢具興而尤以培
養人材為亟亟特建義學五楹於文廟之東奎樓
之北且清會田七頃三十畝以為膳養資吾邑吏
部張先生已記其事勒之貞珉矣乃自延師受業
後四境之負笈而來者日益衆前之所建五楹者
不足以容之侯於舍東隙地續建三楹又復於啟
聖祠之右增建四楹俾有志來學之士得羣萃而

肄業焉夫義學之設由來久矣然徃徃徇名者多
責實者少即數椽之設而受書者不必滿也其師
果溫故知新者與其弟子果皆彬彬然興起於六
藝與或始勤而終怠或旋作而旋輟雖有聰明之
稟忠信之資其汨沒而無成者何限義學雖立徒
為具文揆諸

聖天子右文造士之至意得毋有餘愧乎侯之治吾
縉事事崇實者也其幽獨自矢必期不負所學以
不負

朝廷不負此一方民乃於義學之設更有實而可紀

者先是五楹落成即以禮延士之文行兼優者俾
人士知所適從而又於每月會課之日親定甲乙
以鼓舞而興作之且經師二人以資講習以備質
難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非止蒙以養正之功
也是以父勉其子兄勉其弟近者胥集遠者畢來
七楹之續建其能已乎夫惟卜基定址寬然自有
餘地而闢而廣之以垣以墉以茨以墜厥堂軒然
厥室邃然下至廊房厨竈皆有經紀凡一切梓材
埏埴工匠傭作祇一月而落成不以耗帑不以擾
民侯之於育材成德而不惜捐貲重費再三經營

以成其事可謂勤矣吾聞學之成也如堂構然始之欲拓其基也繼之欲固其藩也取諸大壯堪庇人也取諸離麗能照物也艮止則安土敦仁也出震則承家開國也學如此殆幾於道矣吾侯之重義學既建於前而又續建於後爽塏而文明靜正而廣大其詔多士以進學之方也哉余居侯宇下而族黨婣戚之子弟幸涵育於侯之教以底於成因不敢辭不文而謹記之如左

義烈女碑記

周 格

昔明崇禎甲申三月流寇殘京師海內如沸九蟻

聚之衆莫不乘機肆其攻掠東南所至蹂躪無完土金鄉以蕞爾邑瀕水陸之衝勢在不保是月十六日果有妖賊翻天鷄者屯騎西門外佯稱闖官安民時人情洶洶罔知所措幾欲啟關延之是無異率赤子而揖餒虎也義烈女者初不詳所自以被擄置前行忽揮守者揚言曰狂賊給汝速閉城毋取屠戮語未訖賊怒手刃之濠邊於是城上益嚴備禦砲矢爭發賊尋驚潰去全城賴以無恙嗟乎義烈一閨中弱質耳乃能取義成仁若此詎不可與古豪傑爭烈哉念今生齒不啻萬計其享有

鑿井耕田之樂者實皆義烈片言所賜夫惠加一鄉尚將式閭而思報况以死留千百世之生者乎且忠臣義士自古為難平居談節義臨變求苟免甚至背君親而不顧者比比皆是獨義烈從顛沛之次至性觸發奮不惜身寧以肝腦塗地毅然破賊狡謀不忍吾城阡於危亡而秦越視之是之謂義也是之謂烈也顧可聽其湮沒而煮蒿勿講歟國朝康熙壬申距義烈之死已五十年父老及見者猶徃徃追道救城事且揮涕曰恨向當喪亂藁葬匆匆即今欲求抔土所在已湮沒不可得矣况其

金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下

八

里居姓氏之若疑若信者哉一時聞之咸相咨嗟嘆息不能釋諸懷抱爰謀所以祀之者得請於官就春三月建祠西城外取義烈捐生之時與捐生之處也越七年復議勒石以垂不朽吾謂是舉也以崇德以報功以勵俗三善兼焉謹按叙其顛末而為之記女子稱義烈盖私謚云贊曰誰謂刀慘芳流彤管誰謂身死名生青史高高上天道義擎之烈烈白日綱常明之刑屬六四德參二五一腔熱血照耀千古

義烈女論

沈淵

從來以弱女子而行事光日月精誠動天地偉然
與烈丈夫等蓋亦宇宙間氣之所出哉如樂羊子
妻之死於賊節也曹娥之求父屍而死孝也王陵
之母知漢必興而不惜一死以成子之義忠且智
也是三者皆名教之宗天性之至故史策傳之歷
代尸祝之至今婦孺道其事每咨嗟涕洟而不能
已况乃忘身以救一方民不畏慘戮而成大義若
金鄉城之西北隅廟祠義烈女豈不振古為烈耶
方余蒞金三日閱城至其祠處詢之父老為言當
日寇賊薄城下義烈不惜殺身以救全城事且流

涕日向微義烈則吾民之祖若父其死於賊而為
無主之魂久矣尚能保有子孫田其田廬其廬親
戚墳墓綿延不絕以致今日哉則今之祀此祠方
愧無以報義烈之德於萬一也又義烈之里居姓
氏在若疑若信間其稱義烈也直吾民私謚之志
不忘耳余曰有是哉義烈誠天之所間生以生爾
金邑之人者乎嗟嗟義烈死矣而金人生矣然惟
金人生矣而義烈雖死猶生矣義烈以一人之死
而生千萬人義烈不惜一時之死而自奕奕然生
於千萬年則皆天之為也夫純乎天為剛健篤實

非義乎為高明光大非烈乎語曰烈士殉名義烈何知有名哉彼自遺名而成烈則烈士愧矣夫以烈士較義烈尚有愧况儼然鬚眉男子而顧利忘義臨難苟免則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可勝嘆哉且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召忽之死孔子輕之直謂真匹夫匹婦經於溝瀆而莫知以其死曾無益於家國也鄰童汪錡之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蓋聖人惟以濟世為重故不貴徒死而貴死之有以澤物假令以義烈之死事而幸生孔子之世豈不亟

為稱道者哉抑余觀前明當陽九之會一時忠臣義士慷慨而死者較前代為多下至山陬海澨婦人女子處亂不污遇變不屈蓋亦夥矣其名之湮沒而勿彰者何限良足惜也若義烈者姓氏雖不傳而金之人猶廟而祀之歲祀而瞻仰之曰此義烈女也匪特其志貞抑亦其德溥乎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不朽可也以視樂羊子妻之節曹娥之孝王陵之母之忠且智倘所云易地皆然者與俎豆雖格青簡尚虛余特表而論之以俟夫良史之採掇俾烈女傳中有義烈女焉亦斯邑之人所禱祀

而求者矣

書義烈碑記後

沈淵

金鄉之祠義烈久矣祠之左但碣曰義烈婦人殺身救城處而姓氏不傳即有記勒石樹之祠右亦置其里居姓氏勿深攷也余以重訂邑志事湏核實進邑故家之有學問且留心世事者而亟咨之若文學周格厥祖為前朝名臣曾以撫遼著勞勩績山東各州縣地糧有遼餉之增即其時事也

國朝定鼎以來湛恩汪濊凡他州縣之增額悉以除豁獨金鄉有向隅之感余詳請不果因欲以其事

始末書之志以俟後之同志者惟周氏手澤所貽確而可信為備詢而因詢以義烈救城事亦頗得其踪跡焉格曰如義烈者余全城人之所恃以生而敢忘哉但悔昔者記義烈事未詳也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禎甲申京都被破後有號翻天鷄子者高傑麾下將也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詔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無如軍士狂走如驚洶洶不

可遏守者方疑之則見有騎馬一隊擁而前中一女子首覆大帽衣青衣連以手搖曰此輩皆賊給汝急閉門勿遭戮辱也城上遙問汝何人氏彷彿有臨清二字而不得其詳賊即手刃女子於城下爾時守城人方開甕城外一闔聞女子言且見其遭手刃急閉門一賊以手入門隙守者以刀斷其掌掌墮地掌指猶躍躍動門竟閉賊鳴鼓呼噪亂矢集城上是時二尹段公可舉係遼左人知兵且勇敢從城南門聞鼓噪聲曰此必攻城也急策馬至城西樓見賊攻城急矢集如雨即下馬叩大將

軍大將軍者城堞所排大砲也連發砲殪賊數十人段公又自發矢應弦而倒者數人又以草舉火拋入賊身賊稍稍却然後以草火下燒城外吊橋使賊不得近城賊大失望住城外一日舍之去而城以獲全是日也段公保護之力居多然向非女子之指示以救我金人則開城迎賊墮術中而不覺縱百段公奈之何哉賊去城中人開門覓女子尸祭而埋之後又以喪亂逃亡失其處矣義烈之殺身成仁三月十六日也先是賊從濟寧來破臨清衛馬坊屯在三月十四日後有從馬坊屯詢知

破屯時有馬姓車戶家一女方十九歲聰慧有姿容未適人賊攫之去以是攷之則十六日距十四日祇兩日耳必是女也蓋得之傳聞而若疑若信周格云嗟乎義烈其誠馬氏女與抑何必諱言車戶之子與夫醴泉無源芝草無根彼生於世族而失德者多矣倘亦有對義烈而生愧者哉予重義烈之足以風世既表而論之復喜其里居姓氏之可踪跡而不忍其湮沒無傳爰續書於傳後俾後之君子知所攷焉抑義烈既為馬氏女未適人宜稱女若孝娥之稱女是也舊碑以婦人稱以時無

核實者耳嗣今後宜易之

修城記

沈淵

在昔王公設險著於易象而春秋書本國及他國興築如城中丘城郎城邢城楚丘不一而足城之為建邦首務也由來久矣金鄉一邑地勢平行無高山大川以為之阻無嚴關重鎮以為之防所恃固封守而備不虞者尤惟城是賴憶前明之末流寇肆毒轉掠青齊所過蹂躪無噍類尋至金邑地小賊氣吞之乃士民嬰斯城也以數千之衆拒數萬之兵居高臨下有如墨守賊卒以去闔邑獲全

則城之大有造於茲土更其明著者也

國朝定鼎以來蓋七十餘年矣歷歲久遠漸就傾頽
週圍城濠緣康熙初年黃水泛濫悉以淤澱歲在
乙酉予膺

簡命蒞茲土受事後閱視城垣愀然久之居無何與
邑之縉紳先生耆老髦士訪地方之利弊問民生
之休戚因語及城垣事謂此城坍塌日甚四門鎖
鑰幾同虛設雖幸方今太平外戶不閉似可少安
然揆諸古人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之意殆不若此
且諸臺使為

國為民之意豈可負哉予忝受專城之寄願捐俸金
以為之倡紳士耆庶皆以予言為然且亦各述前
明寇氛實賴茲城以保我身家今得明府為吾民
作未雨之綢繆真羣情所仰望也予甚喜諸君子
有同志猶恐物力艱難遲回慎重漸而圖之蓄之
於心籌之於衆儲板幹酌土方計度數蓋非一朝
一夕之積矣戊子秋遇旱灾已丑春民饑乏食予
倣周禮荒政之遺意捐發倉穀令饑民赴工就食
先浚城濠取其土積之城根以資土城之用是年
秋田被澇各憲使以灾

上聞

詔蠲庚寅年全租是歲大有百室寧止乃集議鳩工
縉紳先生咸慷慨而倡率耆老髦士皆踴躍而樂
輸礮鼓不煩而畚鍤雲集缺者補之使完卑者增
之使高薄者培之使厚洊歷三載至壬辰春而告
厥成王正上元復與邑之縉紳先生耆老髦士登
城而縱觀之屹屹崇墉潺潺帶水殊有金湯磐石
之勝邦人咸額手稱慶予亦竊自幸菲材陋質得
藉諸君子之同心協力以襄此盛事成此壯觀聊
以告無罪於 諸臺使而於

金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下

十五

聖朝景運昌隆之象或不無小補焉抑嘗讀泰之九
三云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上六又言城復于隍致
足畏也致宜保也則今之修此其敢曰久而勿壞
哉是所望後之君子踵事而增者矣爰於登臨之
後輒詳其始末而為之記至需用過磚灰木石工
匠并捐貲數目及興工告竣日期勒之碑陰

沈侯修城記

張霖

昔漢中郎將任丘築城遂名任丘城而縣亦以名
至今不改謝安至新城築埭後人思之名召伯埭
重其事亦重其人也夫邑之有城所以固封守而

備不虞故雖墨子之善守不能無所憑藉晉陽之保障幸不沒於三版孟子不云乎築斯城也鑿斯池也斯誠守土者之所留意矣余邑褊小相傳舊止有土城周圍七里許城外有隍隍外又有堤歷前明數朝而卑者漸高薄者漸厚外城土膚漸包以磚載之舊誌班班可考而吾邑受城之利不及於患者且不一而足如正德六年流賊過城民恃守瓦全則思弘治十六年令君高公增修之功也天啟初年妖賊起於曹鄆等界將及金鄉斯時邑侯守城有法至崇禎之末流寇又薄城而民亦固

守無恙則思萬曆六年令君楊公大興修築凡外城包磚內城增土其功抑更鉅也

興朝定鼎以來因仍久之至於今距前萬曆間楊公之修已百有餘歲而未遑修輯城漸傾圯向之包以磚者仍露土膚甚至有復於隍者城益塌壞益淺四門雖設鎖鑰空懸一旦不虞其何恃以無恐我侯沈公甫下車三日閱城即慨然以修輯為已任第諸務倥偬相其事之緩急難易而次第布焉且念民力未易動也信而後勞則行所無事歲戊子地浸民饑侯曰可矣吾聞周禮荒政有用民

者活民其事可仿也乃發倉穀千餘石令饑民計
工得粟先使挑濬城濠之土積之城根備內城培
補之用濠深若干尺濶若干丈次年庚寅大有乃
始仿前明楊公巳事計里辦柴於城之東西南北
各就舊窑數座漸得磚數十萬塊并石灰千萬餘
斤又恐妨我民農務用一緩二勿令急迫蓋三年
于茲而工始竣外城增磚若干內城培土若干侯
又親自指畫不憚瑣屑凡磚砌層次上下多寡必
令固而可久不徒為補苴計爾乃城樓則鳥革翬
飛城舖則星落棋置憑女牆則高聳逼天視城濠

則下臨無地是舉也雖曰修之一若創之我侯數
年之經營吾邑數百年之利賴矣况我邑享侯之
利自修城外百廢具舉若文廟若魁樓若義學若
常平倉若先賢祠宇橋梁溝洫難以屈指大都捐
廉俸而漸圖之而吾邑並不知有興作之事其可
忘侯之功哉盖侯之所以治吾金一本經術有超
出乎尋常萬萬者用斯道也以往將以干城
王國為萬里長城之寄則修城其藁矢矣然而侯方
抑然不自有其功也曰我特遵諸臺使為國為民
之意亦惟

聖天子制治保邦居安思危之盛心有以啟之云爾
夫侯不自有其功者以實心行實政也民不能忘
侯之功如所云任丘城召伯埭者則直道在人不可泯也爰據所見而為之記侯沈姓名淵號頤齋
浙之山陰人時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日記
建常平倉記 沈 淵
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

朝廷重民命令天下郡縣各設常平倉以備凶荒甚
盛典也金邑例有常平倉而坍塌日久僅存廢址
其積穀則往往視民居之有夥房間室者寄貯之

歷任相沿習為固然獨不計貯穀之處必封扃門
戶不使通洩保無穀氣薰蒸而屋有朽蠹之患乎
新舊出納之際毋亦有擾擾不寧者乎民雖不言
然固非為政經久之道也余蒞金數載綱紀粗理
凡有廢墜幸次第修復而常平大典自宜急還舊
規爰通詳
臺使願先墊俸貲六百二十兩有奇謹依故址建
倉廩四座每座三間務令高敞而堅固為久遠計
所用工料各若干經始於康熙辛卯孟冬落成於
次年仲夏是舉也非徒暢民情亦以彰

國體積貯不虧而凶荒有備書不云乎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後之君子庶有同心焉

重建六房并修鼓樓記

沈淵

縣有廳廡為臨民出政之所而六房之辦事者即
分於兩旁若廊房然夾道相望規置甚肅乃由儀
門而頭門頭門即為鼓樓巍巍峩峩每夜鼓角悲
壯聲聞於天昭舊規也余蒞金數載目擊地方之
廢墜者加意興復而六房之屋暨頭門鼓樓亦以
歲久坍塌因為捐資整理不敢重勞吾民焉六房
左右計屋若干間其在左者猶添補增輯不過十

之五六而已若其在右者則材料了無一存俱赤
地重建之鼓樓之修輯則亦幾乎十之七八矣夫
有其舉之不可廢也况六房一邑之掌故在焉掾
吏日夕依之以辦事鼓樓斯民之觀聽係焉九庫
藏且資之以有警譬猶人之一身股肱耳目一不
備而不可以為人建之修之故亟亟也夫風雨之
所漂搖蟲鼠之所剝蝕能保久而勿圯乎一剝一
復循環之理爰記其顛末以待後之踵事者

重修蘇家橋記

沈淵

去縣治而東五里許有蘇家橋者舊矣其地上接

荆豫下達江淮以及南陽諸鎮商旅往來頗稱絡繹而吾邑東南之民尤為朝出而暮歸者也其流則滙曹濮城單等數州縣之水以入於湖每當靈雨後積水灌注勢最汪洋不可遏斯橋常多衝決之患數十年來屢建屢潰褰裳苦之甚有淪溺者余存諸心久矣第為政之道當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可次第從事而又湏以不費民財不妨農業為本予自下車後邑之中待以修舉者如義學城垣倉廩諸要務俱刻不容緩之政今幸謁蹶營治漸次告成於是始議及之今年春親履其地相度情形

形求其衝決之故乃知舊制卑狹橋僅七洞水大而洞少無以分其勢所致非大其規模不可然經費無出予方以為憂徘徊之頃見有橋環然跨於南者則前鄉官吏部郎胡公諱汝桂之所建廢棄已久其所以廢者緣康熙初年黃水泛溢河失故道遂令向之環然者徒偃卧於荒煙蔓草間余因思胡公創建初心本為濟人而設今既為人所不及濟則移彼就此當胡公所心許者然亦僅得三洞予復增其二合新舊九十二洞焉費省而工倍卑者以高狹者以廣隱隱如長虹綿亘而規模固

已大異於昔矣噫是役也豈獨吾民之往來其地者無復病涉哉更且水勢暢達可免堙塞之虞其利於田疇者正復不小然則此橋之修既重津梁亦通溝洫可謂一舉而兩得焉在胡公昔為創在余今為因雖地之遷變不同橋之廢興亦異而濟人利物之心則一也是以記之俾弗忘胡公之善且以勸後之為政者常加修飭庶斯橋藉以不朽云橋之規制丈尺工程年月則勒之碑陰

重建凌雲橋碑記

沈淵

邑之學宮前有瀦水而羸於左方故有橋名泮水

者與右之望仙橋相對望仙橋今呼青雲橋則明成化間盛公德實始更名初有木坊標識後易以石今巋然存而泮水橋較望仙橋長過半凡三洞以水故羸於左也乃萬曆間彭公鯤化創建奎樓於上方高插雲表與長橋相掩映真大觀矣當是時泮水橋又更名凌雲凌雲之義因奎樓起亦且青雲在右凌雲在左類相從也獨是橋以木為之屢易屢壞行者病之余嘗出郊相視水道見有閘家橋者石橋也堅緻綿亘以渠失故道雖存無用竊計曰是不可移無用為有用乎會年來廢墜漸

舉義學之建即在學旁隙地而奎樓傾圮修復一新文學周君緘者敦行人也有感於中毅然以重建是橋為己任謀之二學博先生議遂定學博先生與余皆捐俸以倡周君亦捐已資并募捐同志者而力董其事以壬辰春旱水涸即鳩工濬陂得土以培兩橋堤岸務使堅厚而凌雲橋欲易木椿以石為經久計未易猝辦乃如余指為移取閩家橋石費少而用足爰疊石為墩者二下排松椿兩岸如之既高且固然後駕大木為梁鋪以厚版自康熙壬辰二月起工閱七月工竣夫王制成均有

園橋而魯頌類宮伊樂類水後世自大學暨郡邑立學皆仿焉顧類水泮橋俱在學宮之內而宮牆以外即有水不得名泮昔以泮水更凌雲或是意也第繙之學規制頗略又時久堙沒即宮內隱隱有所謂類形者而水與橋俱無有惟瀦水一區適在學宮之陽浸潤潏洄波瀾成文易不繫渙乎巽風也風行水上是渙汗之象也又不繫既濟乎水坎居也居離地則水在火上濟之時義也文明有象洙泗淵源未必不在乎是然則始之泮水名橋豈可盡非與或有請更名者余曰昔既更凌雲矣

可再更乎其仍之夫亦期遊於斯者之冲雲霄而直上也云爾余又按邑志自傅君修者多乖舛反以泮水橋為更名青雲而以望仙仍故名又云橋前有雲路坊皆非也舊志泮水橋在萬曆間止存石柱二今且卧於水濱矣辨在今修志內若夫橋之西有釣鰲臺亦坍塌漲則入水中未暇復以俟踵事者周君屬余記因記系以歌曰

類宮南瀦水環駕以梁利往還曰凌雲奎樓前時
遞代侵漶湧新者誰周君賢以驅石能濟川惡棄
地成因天雲路近左右聯鰲可釣雲可攀伊泮水

淪且漣翌文運通土關遊斯地氣仙仙以垂久勿
替旃